

# 大学本质的致知路径

——读张楚廷《大学是什么》有感

刘颖洁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大学是什么》从哲学的高度对大学做了系统而精辟的阐释。“大学是什么”并非一种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是价值认知,但又不是某一种价值认知,它是基于某种价值共识的多元统一。从大学的视域看大学,高深学问是大学存在的依据;从教育的视域看大学,大学为学术而学术;从“人”的视域看大学:大学让人获得更大自由。大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大学就是大学”。

**[关键词]** 张楚廷; 大学; 大学是什么; 大学本质; 致知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1-0016-05

《大学是什么》一书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张楚廷教授继《人论》《高等教育哲学》之后,在高等教育哲学领域的又一扛鼎之作。世界上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专著《大学之理念》是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著,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纯哲学的角度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另一位是美国教育家约翰·S·布鲁贝克,他在《高等教育哲学》第八章“作为教会的大学”中讲述了大学是什么;英国的红衣教主、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对“大学是什么”也有所涉及,但他论述的重点是“什么是大学”。在借鉴经典论述的基础上,张楚廷教授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从高等教育哲学的高度系统回答了“大学是什么”。

张楚廷教授自1958年从教以来,一直在大学工作,曾先后担任湖南省两所高校的主要负责人,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大学是什么》既是张楚廷教授从事大学教育工作60

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大学本质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具有极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大学是什么”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认知”<sup>[1]</sup>,又不仅仅是某一种价值认知,是基于某种价值共识的多元统一。

《大学是什么》一书围绕大学的出现、大学出现后的作为、大学成立的应然目的和大学的发展目标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大学是什么”。这为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大学的本质提供了致知的路径。

## 一、从大学的视域看大学: 大学研究高深学问

自大学产生后,虽然大学的职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但“大学自觉其大学”,本质上还“在于不忘大学的根本,即那个‘学’字”。大学始终姓“学”,“大学是一个大写的‘学’字”。这个大写的“学”,“不是外表上、外形上的大,这个大是 University,是学问

**[收稿日期]** 2020-05-03; **[修回日期]** 2020-10-3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素质教育背景中旅游及酒店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实践研究”(16B172); 湖南师范大学教改项目“OBE教学理念在酒店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作者简介]** 刘颖洁,湖南衡南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职业教育,联系邮箱:liuyj@hunnu.edu.cn

大，是包罗万象的大，是通向天地日月之大”<sup>[2]</sup>。换言之，大学的根在大师、在知识、在真理。也就是说，这个大写的“学”字体现了大学的重要特征和大学存在的依据——高深学问。

首先，大学的高深体现在拥有学术大师。“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这是我国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至理名言。大学之所以大的奥义不仅仅体现在“大师”所代表的高深学问的蕴意，它的实质意义还在于“大师所敞开的思想与精神、人格与心灵的高度”。大学并非大楼之大、并非规模之大，但“大学存在于大师的精神影像之中”，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水平和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学术品格决定和“代表着大学的高度”<sup>[3]</sup>。

其次，大学的高深是由其探究的学问决定的。“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知识的层次和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sup>[4]</sup>。大学教育相对于中等、初等教育的突出特性表现在：大学在教育方法和教育重心上与中等、初等教育的性质有所不同。中等、初等教育关注的领域和重心是基础知识，而大学探求的是高深学问和普遍真理。真理普遍存在于所有学科领域，大学涉及所有领域，包罗所有学科，因此所有领域都有相对高深的学问等待探求，既要探求物质世界的真理，也要探求精神领域的真理。

再次，大学的高深是因为它是哲学和数学“安家”的地方。从源头上说，哲学和数学的关系非常密切，都是逻辑思维的产物、人的智慧和心灵的结晶，且它们都发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先贤柏拉图曾认为，数学就是理性哲学的前提条件，数学证明“是能满足最高真理标准的认识方法”“数学高于其余一切认识形式的优越性”<sup>[5]</sup>。因此，古希腊人把数学看作哲学，古希腊人的智慧体现在哲学和数学上。自古希腊之后，一种神奇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即许多大哲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从毕达哥拉斯到牛顿、莱布尼兹、笛卡尔，直到20世纪的怀特海、罗素等。究其原因，《大学是什么》对这一现象给出了结论：哲学与数学有四大共同点，“一是它们都来自人的心灵；二是它们的真理性判断是自

我完善的；三是它们都不是为实用而产生的，却在产生之后无所不用；四是它们都堪称高深”。可以说，“一所大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哲学和数学，从长远来看是不行的”<sup>[2]</sup>。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学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哲学的意义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以引导理论的发展和指导人们的实践；数学是哲学的近亲、科学的语言、真理论证的方法。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每个学科走向高深的必然标志便是本学科走向哲学，如教育哲学、管理哲学、体育哲学、科学哲学，等等。“世界是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用数学写成的，这是理想主义哲学坚定的信仰”<sup>[2]</sup>，这就是哲学和数学的高深之所在。

最后，大学的高深还是因为大学是包罗万象的。大学的包罗万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包罗万象，它体现在对一切事物的研究、探索上，表现为知识的传授和知识的创新。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和知识创新的主要场所，观察一切，思考一切，研究一切，但大学并非要去做一切。“大学不经商，但研究商学；大学不种地，但研究农学；大学不从政，但研究政治学；大学不从军，但研究军事学；大学不仅研究现实，还研究过去和未来；大学不仅出理论、出思想，还出理论的理论、思想的思想。大学最精美的产品则是形而上的思想。”<sup>[2]</sup>这就是大学包罗万象的本质。

## 二、从教育的视域看大学：为学术而学术

纵观近现代大学教育价值观念的历史演变轨迹，围绕“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种教育价值观念的争论与调和从未间断。自由教育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意指“教育是以人为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和心智，培养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应有任何功利思想，而与自由教育相对应的专业教育并非“自由人”的教育。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教育思想成为古典人文主义大学教育传统的基础，一直为人们所传承，尤其是生活在大学里的人。大学“为学术而学术”是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本质要求。所以在大学，“虔诚的学者都会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这是一种纯洁，一种境界，超功利、超世俗

的境界”<sup>[2]</sup>。

19世纪50年代,英国教育家纽曼针对大学教育逐渐专业化、职业化的倾向从人文主义者视角阐释了他的“自由教育观”。纽曼认为,自由教育优于任何专业教育,过早专业化的教育“不管此类劳动分工会多大地便于促进某项特定的追求……它显然易于使人的心智变得狭窄”,在人生的各阶段,极端的专业化都会使教育的目的幻灭,因为它不容许旁及其他。“排外地从事学习,无论是哪种学习,都会抹杀头脑中的兴趣,抹杀对其他事物的感知能力”<sup>[6]</sup>。自由教育重在培养人的心智,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融会贯通和灵活地运用知识,以胜任未来任何一种职业。因此,纽曼主张,教育对“理智的训练即是自身的目的”<sup>[6]</sup>。同时纽曼还认为,“自由教育尽管并非专业教育,但它却具有真实和充分的实用性”,他用“好”与“实用”的关系来阐释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那就是,实用的并不总见得是好的,但好的却必定是实用的。”纽曼进一步指出,“对心智的培养既包括自由教育或非专业教育,也包括评论家们所讲的实用教育”<sup>[6]</sup>。

无独有偶。由于美国的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开始向功利主义倾斜。耶鲁大学于1828年发表了著名的耶鲁报告,报告指出:“大学的目的是,不是教导单一的技能,而是提供广博的通识基础;不是造就某一行业的专家,而是培养通才……”<sup>[7]</sup>进入19世纪中叶,随着大批赠地学院的诞生,大学教育在重点教授农学、机械工艺等自然科学及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不排斥古典人文教育。自此,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进入了“兼容并包”的时代,蜕变为“通识教育”理念。哈佛大学提出的《红皮书》中明确阐述了“通识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沟通的能力、能做适切判断的能力、对价值的认知能力,并规划通识课程应包括三个领域: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sup>[7]</sup>。通识教育思想的诞生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流思想。

通过上述的梳理不难发现:不论是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还是美国的通识教育思想,实际上

都是对古典自由教育思想和现代专业教育价值观的调和,其中贯穿了“知识本身就是目的”“为学术而学术”的“非功利”教育价值理念。

大学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为人而人的教育思想,还可以从大学的文、理、工三科的关系得到认证。“文”和“理”的研究可以完全没有功利目的,“工”因为是“理论进入现实生活的最后一道关口”,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但“工”依赖于“文”和“理”。首先,工程技术所依据的原理需要“理”来回答,而“理”所体现的又是人对自然的理解与阐释;其次,工学和工程学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目的及意义等都需要“文”来论证,也就是说,“工”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它是由“文”来笃定的。另一方面,“工”的发展反过来又对“理”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理”“工”的发展对“文”亦产生影响。实质上,“文的领头作用贯穿始终”,这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也能得到印证。从学术史上看,“文的历史在两三千年以上了,理的历史,如自然科学理论,约四百年的历史;工的历史一百多年”。从逻辑上看,“文”直接代表或表现着人的精神,包括人的思想、信仰、追求、情感等。所有科学活动中都有人的精神,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科学活动,决定科学活动的走向与性质<sup>[2]</sup>。

### 三、从“人”的视域来看大学:让人获得更大自由

大学教育为学术而学术,其目的是让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关于自由,张楚廷教授以“人即自由,自由即人”来诠释人与自由的关系,并进一步解释道:“人在,自由必在;自由在,人在。并且,自由不在,人也不在了;人不在了,自由也不在了。自由唯有属于人,而自由属于人时,人才成为人”<sup>[2]</sup>。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热爱自由、追求自由,为自由而不断地努力和奋斗。那么,自由从何而来?“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sup>[8]</sup>。也就是说,人只有认识了必然,顺应了必然,才能拥有自由。然而,必然是一个无限的范畴,有天上的必然,地下的必然,人间的必然等等。人虽然认识必然的途径是多元的,哪怕是一丁不识的人,他们也会知晓许多人间的必然,

但大学高深的特性决定了在大学所能认识的必然比在其他方面所认识的必然要多得多，深刻得多。可以说，人上大学，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多、更深刻地去认识必然，正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意义深远的自由”<sup>[9]</sup>。

大学让人获得更大自由是大学的职能所决定的。大学的职能从本质上看，就是给人以更多、更深刻地对必然的认识，目的是让人获得更大、更充分的自由，这也是大学的使命。一般认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三大职能。因此，知识传授——知识创新——知识转化是大学三大职能自然逻辑的展开。但是，知识转化是通过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去实现的。或者说，知识转化依赖于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否则拿什么去服务社会呢？所以，相比而言，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的服务社会职能是大学的一个非基本职能，大学的基本职能应该是人才培养（知识传授）和科学研究（知识创新）。

针对大学的人才培养（知识传授）职能，纽曼在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中开篇就对大学的这一职能下了定义，他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sup>[6]</sup>，他主张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应该是“最普遍的知识”，也就是“自由知识”而不是实用知识。在这里，纽曼强调传授给学生“自由知识”的目的是训练人的理智，发展人的理性，这种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认识必然、发现必然的能力。那么，“最普遍的知识”，即“自由知识”又是什么知识、大学又是如何传授自由知识的呢？前者，其实是一个学术问题。知识是人在学术活动中对事物的发现、反思、总结的结果。因此，与之相应的自由知识就是自由学术的结果。自由学术即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是“研究原因的学术”<sup>[10]</sup>。所以说，自由学术就是关于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因和果的学术，或者说，是关于事物的原理和事物的原因的学术。鉴于知识与学术的关系，自由学术也可称为自由知识或自由学问。正是因为自由知识具备“原理”与“原因”的特点，所以它是“最普遍的知识”，即最自由的知识，是能够使人享有更多自由和更好地享有自由的知识，这也决定了大学教育也应该是自由教育，通过自由教育所

传授的自由知识来实现让人获得更大自由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大学在产生之初只是为了传授知识。大学科学研究作为一项职能是由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提出来的。洪堡认为，大学作为最高学府，不仅是传播知识，而且应该发展知识，应该是“知识的总和”，因而他主张教学与研究应同时在大学内进行。洪堡的这一思想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大学，提高了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一思想给大学带来了根本变化：大学已不再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教师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变成了研究者，大学成了传播知识、探求知识、发展知识的场所。知识是大学的逻辑起点，为了让人获得更大自由，大学把探索、发现和发展知识作为无穷尽的目标，因为人只有在具有丰富知识的前提下，才能更充分地认识必然、发现必然、发展必然。换言之，知识是人享有自由、发展自由、创造自由的前提。所以，传授知识、发展知识是大学让人获得更大自由的使命。

综上所述，“大学是什么”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事实判断”，也不是某一种价值认知，它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大学是什么”的认知，中外教育家对此有经典回答，如我国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先生“大学乃大师之谓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大学是为真理而真理”<sup>[9]</sup>；美国教育家布鲁贝克“大学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库”<sup>[4]</sup>，等等。内涵越丰富的对象，对它的描述也就越多，大学正是一种丰富无比的事物。因此，对“大学是什么”或“大学不是什么”的回答不是唯一的，它是基于某种价值共识的多元统一。同时，对大学是什么的理解也不能泛化，大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大学就是它自己，即“大学就是大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学是什么》从高等教育哲学的高度为我们做了系统而精辟的阐释。

#### 参考文献：

- [1] 李润洲.“教育是什么”的哲学追问[J]. 现代大学教育, 2012(1): 1.

- LI Runzhou. The philosophical questioning of “What is education”[J].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2012(1): 1.
- [2] 张楚廷. 大学是什么[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17-22, 34-35, 84, 82, 94-96, 104.
- ZHANG Chuting. What is a university?[M]. Chongqing: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9: 17-22, 34-35, 84, 82, 94-96, 104.
- [3] 刘铁芳. 保守与开放之间的大学精神[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
- LIU Tiefang. University spirit between conservative and open[M].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 [4] 约翰·S.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2,140.
- BRUBECK S J. Higher Education Philosophy[M]. Trans. WANG Chengxu, et al.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2002: 2,140.
- [5] H·赖欣巴哈. 科学哲学的兴起[M]. 伯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6.
- REICHENBACH H. The ris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M]. Trans. Bern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16.
- [6] 约翰·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想[M]. 徐辉,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序 19, 81, 83-84, 1.
- 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l of a university[M]. Trans. XU Hui, et al.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2001: Preface 19, 81, 83-84, 1.
- [7] 黄坤锦. 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美国心灵的攀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76, 84.
- HUANG Kunjin. General education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the climbing of the American mind[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76, 84.
- [8] 张楚廷. 人论[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00.
- ZHANG Chuting. An essay on man[M]. Chongqing: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0.
- [9]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M]. 邱立波,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83, 20.
- Carl Jaspers. The idea of university[M]. Trans. QIU Lib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7: 83, 20.
- [10]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3-4.
- Aristotle. *Metaphysics*[M]. Trans.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9: 3-4.

## Thinking path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university—Thoughts after reading Zhang Chuting's *What University is*

LIU Yingjie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What University is* makes systematic and incisive interpretation of university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What university is” is not a simple factual judgement, but a value cognition. It is not a certain value cognition, but a pluralistic unity based on a certain value consens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to view universities, profound learning is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is one with the notion of academics for the sake of academics; and from that of “Man,” university offers more freedom to people. All these special qualities determine that “University is university.”

**Key Words:** Zhang Chuting; university; *What University is*; the essence of university; thinking path

[编辑: 游玉佩]